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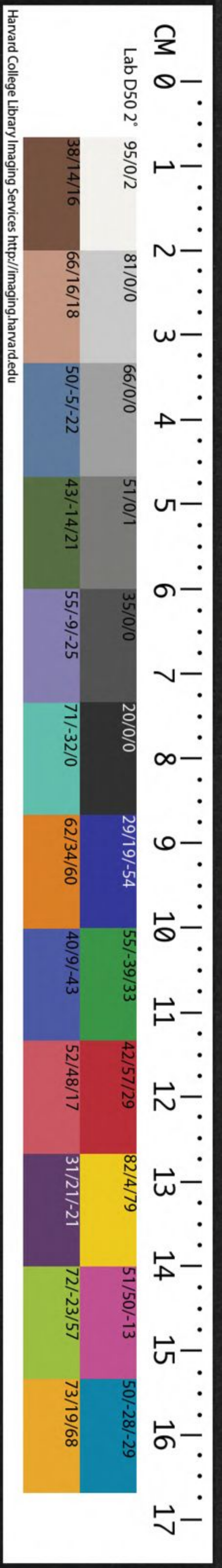
2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 2512/2543 B

通鑑綱目 卷六

11 + 1/2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六

宋高宗

起辛卯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魏文成帝

和平凡十五年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十二年當從提要春

正月魏師還

正月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
差魏人緣江舉火右衛率尹弘言於宋主曰六夷
如此必走明日果掠
集覽
武帝天監五年
居民焚廬舍而大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
搖動民聽故不足定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

知辛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宋主先遣使請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
為亂階雖遠河益請死於此取復屢遷竟未及往
魏師在瓜步人情心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
康為亂太子劾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
早為之所宋王乃遣中書舍人嚴龍統殺之

發明

義康前日之廢書國書彭城王者實有其
罪故以國法待之也義康今日之死書宋
主殺其弟者罪不至死故專目宋主以甚之也
昔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鄆君子譏鄭伯陷其弟
于惡今宋主之於義康始焉任之太過至使小
人趨附以成其罪然既照之廢之又從而遠逐
之是亦足矣豈必殺之而後已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栗如是乎書法若此深惡之也

魏復取碣磔

宋江夏王義恭以碣磔不可守召王玄
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磔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擬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
城宋人追之不及**

初宋主聞有魏師命黃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
船乘蓋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歛民入城
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涓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
僧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
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蘇誠質求酒質封洩
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魏主蘇誠質求酒質封洩
填塹作浮橋於君山荒水陸道遺質書曰吾今所
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氏
羞設使丁零死正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
賊氏羞死減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
曰首示且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
退於東中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
童謠之言乎蓋知年未至白登故師行二軍開飲
耳寡人受命相威斯斯之未至白登故師行二軍開飲

豈容復令爾生全... 謝本朝爾智識... 降兵方四集爾... 賂得所送劍刀... 又與魏衆書曰... 待如此不書曰... 轉禍為福邪并... 戶侯賜命各萬... 以張緇數百人... 卒出截其鉤獲... 每至頽落不逾... 墜而復升莫有... 三句不接會魏... 自海入淮又救... 具退走時貽人... 守不可出戰但... 豈容復令爾生全... 謝本朝爾智識... 降兵方四集爾... 賂得所送劍刀... 又與魏衆書曰... 待如此不書曰... 轉禍為福邪并... 戶侯賜命各萬... 以張緇數百人... 卒出截其鉤獲... 每至頽落不逾... 墜而復升莫有... 三句不接會魏... 自海入淮又救... 具退走時貽人... 守不可出戰但...

計不須實行也... 辭歸功於質宋... 王義恭震懼不... 安王陂去城數... 義恭不許明日... 遠義恭乃遣司... 盡殺所驅... 者而去... 死卯年蓋佛狸... 至故開飲江之... 山盡滅汝之族... 饗而有之矣索... 郡桑乾川在郡... 山南又在幽州... 陣詩皇矣篇以... 鉤梯也所以鉤... 文作輦輦臨陣... 反疆絙格侯反... 計不須實行也... 辭歸功於質宋... 王義恭震懼不... 安王陂去城數... 義恭不許明日... 遠義恭乃遣司... 盡殺所驅... 者而去... 死卯年蓋佛狸... 至故開飲江之... 山盡滅汝之族... 饗而有之矣索... 郡桑乾川在郡... 山南又在幽州... 陣詩皇矣篇以... 鉤梯也所以鉤... 文作輦輦臨陣... 反疆絙格侯反...

索也史炤釋文曰蓋以大索為繩如弓弩疆之疆
繩桶懸卒出置兵卒於桶中以繩疆之懸下城也
左傳信二十年燭武夜車質實築長園按一統志
七里有長園山乃宋咸平橋絕水後魏太武遂
於都梁山築長園城造浮橋絕水即此處

發明

是去冬書魏及宋平春秋書平以復攻之是亦足
且前日宋以無名與師魏既戰而勝之是亦足
矢殺掠屠戮以人為嬉方且蟻附一城之下積
尸成山流血成池果何謂耶故綱目書魏主宋
將貽則見其以國君之重自將而攻一城書宋
不能克也書魏師退走則見其以國而困於一偏校
屈而遁是昔賤之之意也孟子曰爭地以戰殺
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上地而
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其魏主之謂乎末年宗愛

之及
宜矣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
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于槩上盤舞以為戲所
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
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援以
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超起莫敢自決又江南
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也里蕭條元
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
軍駿為北中郎將初魏主過彭城遣語城中曰食
盡且去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交麥入
保參軍王孝孫曰虜不能復來既白可保如其更
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飢饉死何可制耶虜若必
一入休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耶虜若必
來交麥無晚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曰
籤董元嗣進曰王每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

此論誠然暢曰莫參終民可謂天議一方安危事
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異同及聞元嗣之言
則權笑酬答阿意左右乃止以事
君請命孝孫彈之義卷乃何止
一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故謂之別駕親為
州端親躬也州端州之佐也案劉豐為商州刺史
制曰宜踐端之佐
又職源曰大邦端佐
發明 宋主無故暴兵使六州之民肝腦塗地今
乃蠲其稅調果何及耶况春燕歸巢於林
木民且亡矣後調亦奚從
出哉書非美之蓋譏之也

三月魏主還平城

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
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
數軍實注歸而告至于廟因
飲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集覽 飲至告廟左傳隱
五年歸而飲至以

魏以盧度世為中書侍郎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坐社治事亡命匿高陽鄭
羅家吏囚羅子掠治之羅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
仁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焚其體終不
言而死及魏主臨江問宋使者曰盧度世亡命已
應至彼使者曰不聞魏主乃赦度世度世自出魏
主以為中書侍郎度世為其弟娶鄭羅味以報德

夏四月魏荊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執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
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故
不敢來執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弟中
書郎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有罪魏主詰責之爽
秀懼誅殺魏成兵帥部曲千餘家奔汝南請降于
宋宋主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潁川
太守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
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忿乞屏居田里不許

質實

魯宗之
郢人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
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更定律令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
回等更定律令增損凡二百九十一條

六月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
諫曰夫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
毀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
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
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
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魏之將亡神賜之上

田漢靈帝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監若此甚
可畏也武王愛周名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
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東宮雋又不少頃來侍御左
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毀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
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
聲日至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
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是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
有寵於是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魏主
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
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欲封其子濬為高
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時
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
魏主將亡神賜之上田注見十二年周郡齊畢周
公旦召公奭齊太公呂尚畢公高飛廉惡來秦之
先也飛廉生惡來俱事紂善毀諸國質實周召齊
侯惡來字史炤音長都反仇尼復姓畢周公
旦注見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召公奭姬姓世居岐
山與周公同輔武王定天下又輔成王以成至治

齊太公呂尚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畢公高姬姓世居岐山周康王時命繇君陳保釐東郊旌別淑慝克成厥終即戰國魏之先也飛廉惡來按世記蓋廉本額頊之裔曰大業者生柏駱舜賜姓贏其後飛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女防之後又有非子即秦之祖也

秋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魏復通好

書法 敘宋魏二內諸復也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辰壬

僧綽曇首之子也幼有大成之度眾皆以國器之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擢咸得其分及為侍中二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入宋主以其年火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宋主始親政事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集略思理思息嗣反馬鞞正之及僧綽凡十二人集略曰道德紳備謂之思正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春二月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肅而立南安王余考異提議中常侍作宦者按凡

此當從編目刊本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弒之僕射蘭延和死齊提等必不發喪延死以濬冲幼

欲立長君... 廢議大不... 素惡翰... 而使宦者... 余以愛為... 軍翰余皆... 伏禁中... 以次收... 縛斬之... 殺翰立... 余

書法

賀善贊曰... 符錄雖能... 沙門廢佛... 蓋好

尚之

異也... 然書徵世... 曾遺逸令... 公卿子弟... 學

會郡

以經書... 疑獄亦駸... 變矣至其... 進至

發明

春秋君... 而賊不討... 則深責其... 國以為無

掌魏

人舉國... 聽之... 寺之微... 君立君易... 若反

自速

其死則... 翻尚... 可立乎... 直書于冊... 罪魏國也

夏五月宋人侵魏

宋主聞魏世祖... 中庶子何偃... 以為淮泗... 數州瘡痍... 未復不宜... 輕動

不從五月遣... 蕭思話督... 張永等向... 碣石... 刺史臧質

程天祚將荆... 州甲士四... 萬出許洛... 雍州刺史... 臧質

帥所領趣潼... 關沈慶之... 固諫宋主... 不使行青... 州刺史

史劉興祖上... 言以為河... 南阻飢野... 無所掠脫... 諸城

固守非旬月... 可拔稽留... 大眾轉輸... 方募應機... 乘勢

事存急速今... 偽帥始死... 兼逼暑時... 國內猜擾... 不暇

遠赴愚謂宜... 長驅中... 山據其關... 要冀州以... 北民人

尚豐兼麥... 已向熟... 因資為易... 若中州震... 動黃河以... 民人

南自當消... 潰臣請... 濟河並... 建司牧撫... 柔初附西... 拒

集覽

軍都今大

太行北塞... 軍都因... 事指摩... 隨宜加... 授若能... 成功清

不從又使... 侍郎徐... 愛隨軍... 向碣石... 意止存... 河南亦

有九塞居庸其馬南質實一統志云軍都山名
俯臨軍都因名軍都關質實在順天府昌平縣西
北二十里後漢盧植隱於此立質實肆教授學者自
遠方至昭烈帝徵時常備弟子禮又漢有縣名軍
都後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昌平縣東南

發明

春秋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遂
有華督之弑今宋魏交兵禍亦甚烈魏既

不免其身宋亦宜知自警乃反乘釁侵之無損
於敵徒稔其惡未幾亦蹈魏人之轍天道好生
而惡殺佳兵者不祥之器二君亟戰不已其禍
若合符節綱目前前書宋魏復通好此書宋人侵
魏以見其無故黷兵皆
有末流之禍焉後戒也

宋尚書令何尚之致仕尋復起之

尚之以老請致仕退居方山議者咸謂尚之不能
固志既而詔書敦諭數四果起視事袁淑錄自占

隱士有迹無名者

隕覽

方山在建康府西

質實

仕

禮內則篇七十致仕注致
仕謂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書法

唐書起之何譏尚之也致仕而復起多矣據
唐劉仁軌唐休景宋齊立綱目不書復起

惟尚之特書誅心也若曰既已
致仕尋得而起之是偽而已矣

發明

大夫七十而謝事禮也既致
仕矣尋復起之交譏之也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與見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
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

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
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王家主與劭濬信惑

之劭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初請號
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

慶國共為巫蠱珠玉為宋主形像埋於金章殿前
劭補天與為隊王宋二讓之曰汝所用隊中副並
是奴邪劭懼以是告濟濟復書曰彼人君所為不
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鸚鵡先與天
與通恐事泄白劭密殺之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
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白其事
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濟書及所
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有亡命捕之不獲宋
主悅嘆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濟劭濟
惶懼陳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副皆東質實一統志云含章殿在應天府上元縣
宮之官治東北五里臺城內宋孝武帝追西
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諸殿內有含章
殿即壽陽公主人日卧簷下梅花點額處
書法赦不誅何譏失刑也燕王旦謀反赦不治
所以有初始之篡太子劭等巫蠱赦不誅所以
有末年之禍綱目一以赦書之所以著不斲之

亂也終綱目書赦不誅二漢成鴻嘉三長
年書赦弗治一漢昭始元元皆大罪也

發明 辰太子為江充所誣不免其死劭濟既親
為巫蠱事驗明白豈有國儲副君所為若

此而可以承桃主器者哉事
覺不誅直書于冊譏失刑也

秋八月宋攻碣磔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考異 提要攻下有魏
字亦還作引還

諸軍攻碣磔累旬不拔八月魏人夜自地道潛出
燒營及攻具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士卒驚
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
餘不拔時青徐不檢軍食乏思話命諸軍皆退屯
歷城曹爽至長社魏成主棄城走臧質遣司馬柳
元景帥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梁州刺史劉秀之
遣司馬馬王與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
之之子也魏將軍封禮白垣津南渡赴弘農九月

魯夷與魏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進集覽涇津
攻虎牢開礪破敗退與元景等皆引還涇音
豆水名也在河東大索晉灼曰索音冊水名師古
曰音求索之索水出滎陽漢高帝與項羽戰于京
索間即此應邵曰今管實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一
有大索亭小索亭統志云涇津即涇泉在
平陽府內城縣東北三十五里弘農郡名大索城
名在開封府滎陽縣西北五十二里小索在大索
東北即六國時二索也漢韓信救兵與漢王會復
與楚王戰於滎陽南京索間破之即此處虎牢關
名注見晉帝
奕太和四年

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拾寅立考輿卒當作死或疑吐
谷渾稱王故書卒

然雲南王考證拾寅立當作
兄子拾寅嗣

拾寅始居伏羅川遣使請命于宋
魏宋以為河南王魏以為西平王

冬十月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遠次而立厚賜群下欲以收
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政機
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
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橫怒余以十月朔
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而秘之唯羽
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廢
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
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
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
孫將不利於社稷遂定謀共立濬麗俟之子也賀
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濬於苑中
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
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
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
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集覽正平時事魏太
皇帝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宗愛 **正誤** 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今按皇孫

弒帝而言太武太平真君十二年六月改元正平太

子晃為政精察以宗愛險暴不法惡之給事中仇

尼道盛有寵於是愛備其罪魏主斬 **質實** 三省謂

道盛東官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 **質實** 中書省

門下省尚書省陸麗代刑人具五刑唐刑法志云隋

已前死罪有五徒流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隋

始定之為笞刑五自十至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

百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流刑五自千里至三千

里死刑二絞與斬並用為五刑皆今世循用者蓋

自隋始也三代以劓刑刑官大辟為五刑秦以黥

劓斬左右趾梟首趙其骨為五刑

刑後世以笞杖徒流斬為五刑

發明 余越次而立未成乎君何以書弒余固愛

誅之亦幸焉爾魏太武控弦百萬威振天下北

掃柔然西平夏國滅涼滅燕易若破竹恃勝不

已舉兵南下極意屠戮死者不可勝紀武功之

暢如此然末年變生肘腋身且不保餘禍所鍾

至於再行弒逆幾不能國不善之積豈可掩哉

宋西陽蠻反遣沈慶之討之 **考異** 討當

魏殺其外都大官古弼張黎 **質實** 隴西

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弼為司徒黎為太

尉及是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魏隴西屠各叛討平之 **質實** 隴西

魏復建佛圖聽民出家 **質實** 隴西

魏世祖晚年佛禁藉地民間往往有私習者至是

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
於是羣之所變率皆脩後魏主親為沙門下髮

魏以周怵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為司空怵尋

坐事賜死

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膺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賜
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家之正統當承基緒效
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愆天之功以干大賞魏主
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今年逼桑榆
願以臣爵授之魏主曰朕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
王邪乃進其父建業公侯爵為東平王班賜群臣
使源賀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
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魏主之立也高允預其謀
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怵坐事賜死
時魏法深峻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二以下本不
預謀者宜免 **質實** 年逼桑榆訓解故事云年老云
死沒官從之 **質實** 桑榆暮景淮南子云日垂西影

在末端注木末曰端口影在木末不久而沒如人
年老不久而死韓文公送孟郊詩桑榆日月侵神
爵猶言天爵蓋天謂之神故云

書法

書賜死始此賜死之例四著所坐賜死周
怵郇公孝悌太平公主王毛仲宜死者也
書貶某賜死竇參楊收韋保衡孟漢卿書賜某
死吳通玄路巖蘇檢皆可罪而未宜死者也止
書某賜死梁王忠無所坐者也不宜死者也

魏行玄始曆

初魏入中原用景初曆世祖克沮渠氏得 **質實** 中
趙暉玄始曆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猶言中華也景初
魏明帝獻年號

宋元嘉三十年春正月宋以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

魏興安二年

初濬以南徐刺史鎮京口求為荊州宋主許之濬還京口治行而巫蠱事覺宋主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

宋遣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

考異 討當作擊

二月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

徐湛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考異 提

弒誤作殺竊考綱目刊本及提要互有得失如此類者今并錄之以俟來哲擇善而從且以見當時刊刻之際讐校者檢閱之未詳也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邵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

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鏐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鏐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鏐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畧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宋主曰知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慙慙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後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能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切直僧綽曰第亦恨君不直鏐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憊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慮有內難持加東宮為逆初宋主以宗室疆盛慮有內難持加東宮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劭性熱而剛宋主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餐前士或親行酒僧綽

密以聞會嚴道育輝將至功計為詔豫加部勒云
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將軍袁淑中舍人
殷仲素入官流涕謂曰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建
無過不能受狂明且當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
徧拜之眾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
預如善思劫怒變色斌懼曰常竭身舉令自古無此
曰卿便謂歟下真有是邪歟下勿嘗患風今疾動
耳勁愈怒因呀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告不疑之地
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
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
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
門未開劾以朱衣如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
載呼衣淑甚急淑眠不起劾命殺之門開徐起至
車後劾使登車又辭不上劾命殺之門開徐起至
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劾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教有
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
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
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

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劾出坐東
堂江湛聞喧譟聲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
劾遣兵殺之左右出戰射劾幾中劾黨擊之斷臂而死
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劾使人
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潘時在西川府聞
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
慶曰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
赴難焉城有守非臣節也潘不德戍而劬馳召潘
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王慶又諫曰太子反
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
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濟入見劬
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潘曰此是下情由來
所願劬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
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劬遷即位下詔
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
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求福首
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

為司空助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東部尚書武陵
 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器典籤董
 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沈慶之密謂
 腹心曰蕭斌婦入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
 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

集覽 彭城始亡謂
 始初被殺時合殿在紫宸殿北杜甫紫宸殿退朝
 口號香飄合殿春風轉左細仗主官名也殿下兵
 衛曰仗有左右兩班馬文昌雜錄云方唐盛時立
 仗於宣政殿天子坐紫宸殿而金吾殿中細仗自
 東西閣門入謂

質實 州下天與餘杭人一統志云五
 之喚仗即此

城西三十里相傳山絕
 頂望見五州故名焉

書法 綱目君弒書及其君母及其太后有之矣
 未有書及其大臣書及必若淑與
 二湛而後可也終綱目再見而已李遠死節人
 臣之極致綱目重以予人也綱目書太子弒者

者二劭隋廣子弒不書子者四代六將寔君
 清河王紹梁交珪蓋至是而天理滅矣綱目之

所甚悲也舉其重而已矣賀善贊曰宋文自書
 立以來討殺徐傳可謂能制義者自是而後繼
 書遣使循行又書親臨聽訟亦庶乎知為政矣
 河南用兵始書曰伐曲在魏也自援蓋吳魏兵
 再至宋雖大舉綱目以侵書之既而致寇深入
 生靈荼毒元嘉之政自此始衰而以子禍終矣

發明 晉唐太子弘受春秋至楚世子商臣之事
 發書而嘆其官僚郭瑜請改讀禮先正胡

公安國傳春秋至此目之為腐儒以為若語之
 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
 死之罪聖人書此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
 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
 罪也則弘而聞此必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
 不學而明於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弗者而見
 醜矣先正傳春秋之義如此今綱目取法春秋

故於試逆之事亦必直書于冊若使講讀之際
避諱不言則前有議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是
自淪於陷穽者也而可乎夫春秋以傳為案網
目以分注為案考於分注之所載可以見其所
由致之漸姑以宋劭之事觀之善惡必原所始
而逆劭則主於諫聞形色可以占終而表后則
豫言其惡侍膳問安職所當謹而東宮置兵乃
與羽林等入臣無將則必誅而巫蠱事覺乃
赦不問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既而謀廢立乃猶
豫不決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事機不密乃泄
於藩妃不惟是也宇縣分裂已非一日宋文乃
無故進兵窮黷不已使南北之民肝腦塗地不
善之積亦不可掩固宜其末流之禍如此綱目
所由而致謹於首惡之義以為人君父者之戒
爾若夫弑父與君之賊其惡固自不待賤絕而
後見也又奚以
贅及為哉吁

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書法 保太后何常氏也魏主初立尊為保太后
則局為不書非創也故畧之至其尊為皇太后
則不可不書矣終綱目書保母為皇太后二
前斥書魏主此
止書魏非創也

三月宋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

劭料檢文帝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
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屬
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
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
羽化也劭因誣北第請王
質實 九泉猶言黃泉也
侯云與僧綽謀反殺之羽化
之霄地有九重之泉羽化
曰羽化燕東坡前赤壁賦云羽化

羽化而登心注言人之死若

書法

廢劭死於難可矣幸其不知受賊官爵冀以苟

免其取殺宜矣綱目以賊所署職書之曰其吏

部尚書王僧綽與

表淑輩大異矣

發明 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隱

綽自當引身而去固不可以其不知所謀而隱

忍就職萬一不幸死於賊手則必安於義命亦

足見君弒死於其難矣均之死也賢病於死之

之初而死於受職之後故僧綽雖賢病於死之

不早是以綱目亦不得與表淑江徐同科而書

曰劭殺其吏部尚書王僧綽若劭自殺其臣然

者豈不深

可惜哉

夏四月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

五月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

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

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

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勦其首尾不相應此危道未

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应此危道未

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

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豫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

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矣峻

延之子也駿戒嚴警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

景宗慈朱脩之皆為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

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

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同州刺史魯爽同

舉兵以應駿質俱詣江陵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
於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義宣
遣臧質引兵詣尋陽充冀刺史蕭恩詔將軍垣護
之皆帥所領赴之義宣拔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
司馬崔勳領兵赴義宣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
勳命參軍事沈正監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關
未聞今以江東歸之何凶逆受其偽寵乎梁因江
響應豈可使殿下北而凶逆受其偽寵乎梁因江
東忘戰日又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當須四方
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
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離私而責義於餘方乎
今正以弒逆寃酷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
邪馮衍有言曰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
乎况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
入盜誕誕從之勳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
但助我理文書若宥寇難吾曰常之及聞四方兵
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
緩溢口參軍徐遺寶以荆州之眾繼之駿發尋陽

沈慶之總中軍以從邀至建康勳以示太常顏延
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勳曰何至於此
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勳怒稍解
疑舊臣不為已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
委之以上蕭斌為謀主設中掌文符蕭斌勳勳勒水
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
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
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
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
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勳善之斌厲色
曰南中郎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勳善之斌厲色
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元景宗慤屢
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
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
意豈非天也勳不聽或勸勳保石頭城勳曰昔當
所以固石頭城者俊諸侯不克太尉司馬龐秀之
見救唯應力戰之不然不克太尉司馬龐秀之

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太養駿軍于鵲頭宣
 城太守王僧達得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曩
 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
 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然可
 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
 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駿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
 子也駿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
 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
 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
 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
 帥鐵騎羅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
 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
 內擢駿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客稟竣皆
 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
 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乙亦不知駿之
 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
 元景速進元景曰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
 實啓寇心助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

亭壘劬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
 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劬將
 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疆
 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劬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劬眾
 馮止元景乃開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劬僅以身免
 餘眾自來攻壘復大破之殺傷過前劬僅以身免
 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
 勸進駿遂即位於新亭初劬葬太祖謚曰景廟號
 中宗至是改謚曰文廟號太祖尊母路氏為皇太
 后立妃王氏為皇后封拜義恭以下有差五月臧
 質以雍州兵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將帥步
 騎五千軍于瓜步先是宋主遣將軍顧彬之將兵
 東入受隨王誕詔自頭西度參軍劉季之將兵與
 之俱向建康誕自頭西度參軍劉季之將兵與
 大敗劬緣淮謝自頭西度參軍劉季之將兵與
 秀等募勇士女大抗處之王羅漢耶放仗降城中
 沸亂文武將吏爭先赴之門諸軍遂克基城甲自
 石頭戴白武將來降

起之走至合殿... 諸將鬻其肉生... 之滅質其之... 見哭質鑄助於... 劭曰在嚴道育... 濟帥左右南走... 作義恭曰上巳... 恭曰殊當恨晚... 濟父子首並梟... 嚴道育王鷓鴣... 尹弘王羅漢及... 憲公徐湛之為... 三司謚忠簡公... 卜天與益州刺... 集覽王駿七倫... 北二里今同泰... 於建康石頭築... 曰臺城金陵志... 放唐特韓淝

仗而降服(牙下)句絕... 所居齋汗與滂... 室也訖擅弓臣... 其宮而瀟焉鄭... 莽傳古者畔逆... 汙地納垢濁焉... 奇曰掘其宮以... 也師古曰儲謂... 曾孫一統志云... 志不賊威於賤... 令漢建武中因... 漢之貴臣將不... 臺城在應天府... 郎晉建康宮城... 據高以臨下東... 帶玄武湖以爲... 南至高陽基二... 疑是地名未詳... 所唯池州府...

有鵝頭山其山高聳若頭今廬江西岸有鵝
尾諸與此為匹未知是否姑錄之以備參考淮上
疑即秦淮水之上在應天府治東南三里秦始皇
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乃使朱衣三千鑿方
山為濟以斷地脉水通大江以秦開故曰秦淮或
云淮發源屈曲不類人工晉王遵使郭璞筮之曰
淮水絕王
氏滅即此

書法

魏高宗宋世祖皆繼故者也魏書潘立此
書立駿何濬嫡孫當立者也駿素無寵書
曰宋人立之以見人心之同欲而與自立者異
矣故駿書宋人立或書宋立皆非嫡故也宋濬
不書爵
賊黨也

發明

上書武陵王舉兵討劭者予駿之討賊也
繼書宋人立駿者予宋人之立也人者衆
詞也立者宜立也此與春秋
書衛人立晉詞同而義異

宋復以何尚之為尚書令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予儼為侍中及劭
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宋主以尚之儼素
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
以尚之為尚書令儼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
集覽 自洗黃閣自洗躬親洗掃也韻會注洗字本
作洒漢東方朔傳不勝洒掃之職注洒先禮
反

書法

劭之弒也繼書以何尚之為司空則尚之
尚書令失刑甚矣凶既誅黜之宜也於是復以為
尚書復以深譏之

發明

臣弒君子弒父九在官者殺無赦陳恒之
逆孔子已告老矣方且沐浴請討不以致鄰
國之故而遂已也宋劭之變何尚之先以致仕
復起身為大臣君弒不能死於其難亦已非矣

乃復北面逆賊故綱目前書以尚之為司空於
劾弒逆之下所以正其受僞命從逆賊之罪也
今孝武既立自宜顯行刑辟庶幾大義昭明胡
為使之復茲薦紳之列故綱目特筆起義書宋
復以尚之為尚書令者蓋譏其不當復用從逆
之人也夫弒逆之賊無罪可加惟治其從逆之
人乃所以孤逆賊之黨此綱目之作所以為急
於誅討逆亂者也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宋以柳元景為護軍將軍

初宋主之討西陽蠻也滅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
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西還
元景即以質書呈宋主語其信曰滅冠軍當是未
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
及宋主即位以質為江州元景為雍州質慮元景
為荆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瓜牙不宜遠出宋主
重違其言以元景為護
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宋以南郡王義宣為荆湘刺史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
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
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議者必以
為胡衰不尼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
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
來犯麥秋至侵未水陸漕論居然復絕於賊不
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橋足而待也
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
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三年之喪天下
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九法
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
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
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慮不以大孝始基宜不
兩一歲羨衣不過數襲而必夜費連犢集服累奇

日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積帶以奇者衣也何藥囊
 之劇感鄙之甚邪且細作始也非罷也凡歎度民制
 華旌即傳於民如此則選也非罷也凡歎度民制
 度日俊見車馬不辨賈賤視也非罷也凡歎度民制
 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晚宮中朝制一衣度家晚
 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設官者宜官稱事
 立人稱官置王侯識未堪務下應強仕且帝子未
 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買友去八擇正人亦何必
 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典哉又俗好以毀
 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毀以譽也人不知測其所以
 致譽毀徒皆鄙則遭毀者宜知譽也人不知測其
 者宜退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九無世不
 言事無時不有下今然升平不至奇危相繼何哉
 諒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待中謝
 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
 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
 既下而聲實乖爽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
 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莊弘微之得也

時多變易太祖之制部縣以三
 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集覽 歷下濟南

西界漢書韓信襲歷下軍注歷下濟南歷城縣也
 泗間泗水之間也書禹貢蔡氏傳曰泗水出魯國

下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
 為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經呂梁至下邳入淮案

古下縣今兖州泗水縣是漢氏節其臣漢文遺詔
 短喪以日易月亦民明已瞬晚瞬傍視也謂明

日已見之而便欲做做也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
 胡氏曰堯舜禹湯成周之治所以後世用人稱官不

相宜官與事不相預政是以後世用人稱官不
 實 泗水各源於兖州沂泗水縣東五十里陪

經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分流南北南
 流入徐州境北流入會通河謝莊陽夏人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發明

而南平之死乃宋主潛使人毒之蓋秘之也
可謂哉雖然莫親於弟而動輒殺之其源蓋始
於文帝之殺義康爾豈知徐波所及其流浸廣
自後踵而行之遂為故常綱目凡此類必專目
其主而以殺其弟書之者蓋甚其絕滅天倫勦
拉同氣之惡以惡之也繼是紛紛亦不可
勝書矣生於帝王之家而屠戮若此哀哉

宋廣州反討平之

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弒弟也詔新南海太
守鄧玘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簡誑其眾曰臺軍
是賊劬所遣眾信之為之固守玘先至為一攻
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理何時可拔玘
不從法系曰更相甲五十五日盡又不克乃從之
入道俱攻一日即破之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

付玘而還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春正月宋鑄孝建四銖錢

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
利故民不盜鑄及是鑄孝建四銖形成薄小輪郭
不成於是盜鑄者眾雜以鉛錫剪鑿古錢錢轉薄
小守宰不能禁坐矩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
貴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
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署樂鑄之家
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偽所禁新品一時施
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統三千嚴檢盜鑄用降莫之
竣駿之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莫之
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今若巨細終
行而不從公鑄利已深積為無極私鑄剪鑿盡
不可禁財貨未瞻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
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無解官乏
唯簡費去華專在節檢求鑄之道莫此為貴議者

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
無解官乏而民間姦巧大興
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
救市井之間必至紛擾富商
其不可者集覽四銖錢十
也乃止集覽四銖錢十
錢肉好皆有周郭漢書注肉
邑居為市野廬為井古者十
易故稱曰市井公羊傳宣十
有五其五曰通財貨因井田
井疏云古者邑居秋冬之時
出居田野既作田野遂相交
市故謂質貫五銖錢名漢武
之市井質貫三銖錢輕易作
其質令不可摩鎔帝從
之罷三銖錢鑄五銖錢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考異

提要作宋
主立其子

將置東宮省率更令
餘各減舊員之半
質貫率更令
官名

二月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夏宋

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入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
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
易制欲以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
皆第一由是屬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荆州十年財
富兵疆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一帝方自攬威權
江州船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
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溢口
米臺符檢詰漸致猜懼帝深義宣諸女義宣恨怒
質乃遣密信勸從其計義宣腹心蔡超益超民等咸
有富貴之望勸從其計義宣腹心蔡超益超民等咸
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蔡超及兖州刺史魯爽有
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密使人蔡超及兖州刺史魯爽有

宣指郎日舉兵... 宣亦勒兵向... 俱表欲誅君側... 北府戶曹... 宣車騎滅今... 召司州刺史... 曰吾兄誤我... 江充豫州之... 迎之竟陵王... 以柳元景王... 岸築堰月墨... 刺史朱脩之... 劉秀之斬其... 津舳舻數百... 知脩之貳於... 人擊之王玄... 刺史垣護之... 護之不從殺... 宣指郎日舉兵... 宣亦勒兵向... 俱表欲誅君側... 北府戶曹... 宣車騎滅今... 召司州刺史... 曰吾兄誤我... 江充豫州之... 迎之竟陵王... 以柳元景王... 岸築堰月墨... 刺史朱脩之... 劉秀之斬其... 津舳舻數百... 知脩之貳於... 人擊之王玄... 刺史垣護之... 護之不從殺...

質為前鋒... 沈靈賜將... 官軍相拒... 安都等戊... 使安都帥... 義宣至鵠... 善戰號萬... 進屯姑孰... 弟所具悉... 恐非復池... 曰今以萬... 玄謨必不... 也義宣將... 不如此盡... 義宣乃止... 遣兵趣南... 道魯秀攻... 欲退還姑... 質為前鋒... 沈靈賜將... 官軍相拒... 安都等戊... 使安都帥... 義宣至鵠... 善戰號萬... 進屯姑孰... 弟所具悉... 恐非復池... 曰今以萬... 玄謨必不... 也義宣將... 不如此盡... 義宣乃止... 遣兵趣南... 道魯秀攻... 欲退還姑...

退吾當卷甲赴之... 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 王豫州又不可來... 如數萬人守悉遣精兵... 攻東城顏樂之曰... 矣宜遣麾下自行... 兵西岸進攻東城... 騎衝陳階之斬謀... 艦延及西岸營壘... 單舸迸走閉戶而... 散質逃于南湖追... 宣走向江陵眾散... 兵尚餘萬人秀超... 義宣憤沮無復神... 送刺姦秀欲北走... 刺掌三刺三宥三... 音七賜反如以鉞... 質實馬鞍山按一

質實

馬鞍山按一

集覽

刺姦官民

一在應天府西北... 以形似故名一在... 未知孰是姑錄之... 東城未詳處所或... 慶府治南有南湖... 天湖浸甚廣未知... 書法反未有書某... 其遣兵也書討質... 罪乎義宣雖帝敵... 誅而削其爵斥書... 爵斥書姓

書法

反未有書某以者此書臧質以何質首惡

發明

反不書以以者明義宣愚闇為質所使者也

宋置東揚州鄧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

口居江南之半宋主惡其疆大乃分揚州浙東五
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鄧
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
議使鄧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復口在荆江
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既有見城浦
大容舸於事為便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
請復合二
州不許

宋省錄尚書事官

宋主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
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宋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劉義宣伏誅

荊州刺史朱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
人及同黨竺超民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
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
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戮

足觀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
縛今我其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乃
之原

發明宋主有亂倫之惡故義宣然怒而反然則
目正名定罪畧不以愆者君雖不君臣不

臣也

秋七月朔日食

宋孝建二年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宋鎮北大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慶之請老表數十
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
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故
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秋八月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

宋主

渾與左封上之作數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以為戲
笑長史封上之廢為庶人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書法渾作數文達號改元以為戲笑則罪也其
年未成人以無罪書之何甚宋主也渾則信有罪矣
罪不至死今而殺之甚矣

宋郊廟初設備樂

書法書初何緩辭也前書宋始備郊廟之樂矣
宋人慢於郊廟亦甚矣故用書初

冬十月宋裁損王侯制度

宋主欲削弱王侯江夏王劉劭等奏裁損王侯車
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宋主因諷有司奏增廣
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何坐施帳初不得增廣
廬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下官不得增廣

官則不復集竟而汲水之具漢書雋不疑傳帶
具劍注編音森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

廬形上刻木作山如蓮花初生未敷時

發明之不城賴有是爾夫公族國之枝葉若去

其枝葉則本根將何所庇今乃削弱王侯何哉
故綱目於此特以裁損所庇今乃削弱王侯何哉
本志惟恐宗族之蕃衍而欲制其度書之以見其
彼不難於天理哉

世變日下天理或
亡可哀也已吁

宋以楊元和楊頭為將軍

元和叔氏王楊保宗子也宋朝以其幼弱未正位
號部無定主其族父頭先成蔭廬母妻子弟並
為魏所執而為宋監守無貳心魏州刺史王玄叟
請以頭為西秦刺史安輯其眾保元和稍長使

四宋

魏太安二年春正月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朗后遼西公朗之女也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考其列立太子曰立子

不書漢王立其子竊考提要宋立子業齊立長懋賢

夫則知主其二字羨乃未削之字也

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生三年矣先使其母

書法書立太子多矣此其斥書報主何譏也於

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忍哉其為君也故斥書

主終綱自立太子斥書主者四成立子班大

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裁前直敘所論之事置典

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

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

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

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

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喜稽顙流血乃止

秋七月宋以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刺史

太傅義恭以宋主之子尚為揚州刺史時策守南斗宋主廢

州而宋主以子尚為刺史時策守南斗宋主廢

李二魏立子弘立子恂齊癸酉梁立子綱辛亥皆譏也

質實安人喜臨

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別駕沈懷文

從質實沈懷文

八月魏擊伊五昆克之○冬十月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十一月魏以源賀為冀州刺史質實源賀西平人

賀上言今北虜將寇南寇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請使守邊則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

十二月宋移青冀并鎮歷城

宋主欲移青冀二州并鎮歷城刺史垣護之曰青冀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畧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

魏定州刺史許宗之有罪誅

宗之求取不節以州民馬超謗已毆殺之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魏主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之質實許宗之高陽人

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

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齋牛築車逢竣輒笑不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語竣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遷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

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峻固辭表十上不
許遣中書舍人抱峻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
襲絮以綵綸遣集覽案車竹輿也笨布充反鹵簿
主衣就衣諸體集覽出行儀衛曰鹵簿又天子鹵
簿注見晉成帝咸康二年要人謂權貴絮以綵綸
以綵色之綸內之於所賜布衣中也漢書齊國有
吹綸絮師古曰綸似絮而
細名吹者言吹噓可也

發明

著其清儉之德知子之明也

丁酉

宋大明元年春正月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魏侵宋入兗州

魏人侵宋敗東平太守劉胡宋主遣薛安都沈法
系禦之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魏兵已去
先是群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坦
請回軍討之任榛逃散無功而還安都法系坐自

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沈慶之抱坦哭
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
免之

夏六月宋以顏竣為東揚州刺史

宋主自即吉之後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
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踈
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
宋主從之竣始大懼

秋七月宋并雍州為一郡

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
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省土斷乃詔并雍州
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詔言玄
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群從多怨雍部二千石乘
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今內外憂然以辭衆惑馳使
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

七十老公反欲與求君臣之... 笑伸卿眉頭耳玄護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

八月宋以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劉延孫為南徐

州刺史

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 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宋

大明二年春正月魏設酒禁置候官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闕及議國政故設酒禁... 寺廷也

書法

終綱目書酒禁四詳景帝

二月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 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使允執求見昇

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後善也父有過于何不許者魏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于何不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君河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已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高言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三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魏王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

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嘗謂高生曹才博學一代所推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用事威振四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勸於鮑叔也

覽

道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漢光武時卓茂字子康嘗出有人認其馬茂知其謬嘿解與之後馬主得所亡馬乃送馬詣茂謝之茂之性不好爭如此

漢桓靈時劉寬字文饒嘗出有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乃來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誤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褊心詩維是褊心褊通作褊性挾也莊子曰褊心之人

不怒其言呐呐不能出口記檀弓篇音如悅反又奴劣
如不出諸其口注呐呐舒小貌音如悅反又奴劣
反矯矯爾雅矯矯也詩泮水篇矯矯虎臣注矯
矯武貌音居表反風節風調節操也韻會注風調
曰操有所操守曰節管仲致節於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鮑叔牙遊管仲嘗欺鮑叔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
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是為桓公與鮑叔賈分財
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曰吾嘗與鮑叔謀事而
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愚吾嘗與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不肖吾嘗三戰三比鮑叔
鮑叔不以我為不肖吾嘗三戰三比鮑叔不以我
為怯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
生我者鮑叔也知正誤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集覽
我者鮑叔也知正誤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集覽
嘿解與之劉寬有失牛者誤認其車中牛寬無所
言州里服其不校○今按游雅云史稱卓劉之為
人褊心者不之信以證高允無喜愠之色集覽
引不校馬牛一事為說未當漢書補卓茂寬仁恭

愛恬蕩樂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
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忻忻焉劉寬
歷典三郡溫仁多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
辱而已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
悲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服
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
度如此其言呐呐集覽呐呐舒小貌○今按謂聲
低而語緩也管仲致勤於鮑叔集覽引管鮑事不
及致勤○今按說苑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
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
曰非夫子所知也吾嘗與鮑叔也此亦有說乎管
辱于市鮑子所不知也吾嘗與鮑叔也此亦有說
子嘗與我有說君者而三不見聽鮑子嘗與我有
為不肖知我之不一遇明君也鮑子嘗與我有
債吾自取多者三鮑子明君也鮑子嘗與我有
於財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之不足
死而况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之不足
為哀乎質實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多管仲

之賢而多飽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夏六月宋以謝莊顧覬之為吏部尚書

宋主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顧覬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或為之侍中蔡興宗曰選曹要重常侍則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興宗廓之子也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裏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千群賤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干進務得無復廉耻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治致平章不可立也况

後之人哉孝武分曹雖為兩不能

集覽

六事書其

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

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龍作納言朝三暮四列于黃帝篇宋

有祖公者養祖成群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

衆狙皆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

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香籠衆狙也林希逸口

義云茅音芋山栗也一名橡子又見莊子齊物篇

質實 顧覬之吳縣人崇之孫孔覬山陰人林之子

信官 王或臨沂人蔡邕陳留考城人謨之曾孫納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南彭城民高闡沙門曇標以妖妄相高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闡為帝事覺伏誅於是詔沙汰沙門設諸禁嚴其謀坐非戒行積苦並使還俗而諸尼由入信嚴竟不得行

集覽

高

姓名聞音東徒反又時逐反沙汰沙之汰

之无磔在後言選擇之有所與殿中將軍苗允等

書法 謀於是民高閣及帝標與殿中將軍苗允等

戒也書沙門則何以為帝關允不書書沙門何垂

不為矣人主之尊信異端者亦可以少悟哉終

綱目沙門書之亂者三端是年齊辛酉魏沙

門法秀作亂梁乙帝魏冀州沙門作亂

秋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僧達

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為僕
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即望宰相既而不遷再被
彈削僧達耻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
政宋主已積憤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升其榻僧
達令穿棄之太后大怒固邀宋主令必殺僧達會
高閣反宋主因誣僧達與閣通謀賜死沈約曰夫
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
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傳說去板築為殷

相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

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

世資用相陵駕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

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

矣裴子野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敗苟非其人

何取世族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奇士猶顯清

塗降及季年專限閥閱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

輕躁使生自寒宗猶將覆折 **集覽** 徒結反蕩或作佚

重以怙其庇廕名禍宜哉 照儀檢也楊雄佚蕩
錫徒浪反跌蕩行不正貌謂照儀檢也楊雄佚蕩
漢書音義曰佚蕩音鐵謹緩也太公起屠釣太公
姓姜名牙避紂居東海上聞文王作興而往歸之
至於朝歌道因第因鼓刀而屠遂西釣渭濱文王
出獵而遇之載與俱歸用以為師傳說去板築傳
氏之巖在虞魏之界通遠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
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
食殷高宗夢得聖人以其形像求之因得傳說登

以爲相胡廣東漢時人六世祖胡剛清高有志節
王莽居攝剛遂解衣冠縣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
於屠肆之間後廣事安順冲贊桓靈六帝在公台
者三十餘年黃憲東漢時人父爲牛醫荀淑遇憲
於逆旅曰子吾之師表也友人勸其仕憲遂暫到
京師而還專限閱明其等曰閱積其功曰閱專
限閱者言不取賢贊實王僧達臨沂人太公即
才而專計功次也宗恭然思道夢帝資良弼以像求之說葉傳巖之
野惟肖遂立爲相胡廣南郡華容人剛六世孫父
貢士爲交趾都尉廣少孤貧漢安帝時舉孝廉爲
天下第一拜尚書郎累遷司徒定策功封侯進司
空致仕復拜太尉遷太傅廣練達事體明解朝章
雖無害直之風屢有補缺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
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在公台三十餘年
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卒謚文恭黃憲汝南慎陽人
漢安帝朝舉孝廉不就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
之間不見黃生鄙吝之萌復存於心郭泰曰叔度

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不濁不可量也
度黃憲表字天下號曰徵君魏立九品事在漢
帝建安二
十五年

書法 僧達輕躁罪人也其書殺何殺之不以其
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

一以無罪之辭書之
故僧達具官書殺

冬十月魏主伐柔然刻石紀功而還

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滅
北敵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將
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度大漠旌旗千里柔
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數千落降于魏魏主刻
石紀功而還

魏侵宋清口宋青冀刺史顏師伯連戰破之

魏主至陰山會雨雪欲還尉眷曰今動大衆以滅

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魏鎮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成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宋主遣虎賁主龐孟蚪救清口顏師伯遣中參軍苟思遠助之敗魏兵於沙溝宋主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斬魏將數人魏征西將軍皮豹子將兵助封勅文寇青州

質實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清口即清水之口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初宋主在江州戴法興戴明寶蔡開為典籤及即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是歲並以初舉兵豫密謀賜爵縣男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列成市家累千金頗

覬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劄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恐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其覽辛毗有言魏明帝時中書監劉放論以釋之其覽孫資見信於主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交子勸諫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毗正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耳大夫夫欲為公質實辛毗穎川陽翟人漢獻帝特而毀其高節耶質實曹操表為議郎遷丞相長史入魏為侍中好直諫嘗以事諫文帝文帝不聽毗隨而引其裾帝竟從其言明帝時封穎鄉侯劉放涿郡人漢末曹操克冀州辟放參司空軍事魏文帝時與孫資為左右丞掌機密事明帝時尤見寵任齊王即立以放決定大謀增邑戶卒益敬侯孫資太原人漢末曹操為司空辟資不應後荀彧見而嘆曰北州賢智零落今復見孫彥龍乎表為尚書郎仕至中書令卒謚真侯彥龍資表字茂偉在

子在有篇云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魏宋大明二年夏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

討之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忘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少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日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司奏請收付廷尉詔賤爵為庶遣之國使兗州刺史垣朗與戴明寶襲之明寶夜報誕典義蔣成使為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明寶逃還詔沈慶之將兵討誕慶之遣還數以罪惡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刃慶之遣還數以罪惡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其使誕遂城曠家奉表投城

宋主罪惡曰陛下官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替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眾來會先是誕誑其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眾軍大集棄城北走夢之遣兵追之誕眾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軟血以誓眾以劉琨之為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辭曰志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授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

集覽

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死見太廟右階前有人戒之哉母多言多敗母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何人婦婦不滅矣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報也曰謂何傷禍之門也

質

實 歐陽疑是郡縣名及地名未詳或疑歐陽

吳後屬越戰國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及

廣陵國東漢屬廣陵郡及下邳國三國屬魏為臨

淮廣陵二郡也晉分淮北為徐州於北徐州南為徐州又

於此立州鎮為北齊州東魏復為山陽郡隋置楚

州大業初併入江都郡唐為東楚州五代時南唐陸

順初改淮陰郡乾元初復為楚州五代時南唐陸

鎮撫使尋罷紹定初於此置淮安軍端平初陞為

州元陞為淮安路屬河南行省本朝改為淮安

京師 府直隸

五月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竣遭母憂送喪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
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

竣懼上啓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與通謀
收付廷尉折足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

秋七月宋克廣陵劉誕伏誅

沈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
官詔勿問以激之誕初閉城參軍賀弼固諫誕怒

抽刀向之及誕兵憂向將佐多踰城出降或勸
宜早出弼曰公舉兵何朝廷此事既不可從荷公

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
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

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
之數日而死荒義為誕左司馬或勸其行義曰子

不可以棄母更不可以誕君必若康之而活吾弗
為也沈慶之帥衆攻城克之誕走追及斬之母妻

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赦左右皆呼萬
歲侍中蔡興宗陪筆宋主顏曰卿何獨不呼興宗

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撫萬歲
宋主不悅詔毀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
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
猶殺三千餘口權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
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與宗與范義素
善收斂其尸送歸豫章宋主謂曰卿何敢故觸王
憲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墜故
集覽五尺童子
交何不可之有宋主有慙色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

書法

尚之致仕書復起慶之亦致仕者其不書
復起何慶之之出為國難也與尚之異矣

故綱目不書復起而再書罷就第嘉遠權也後
雖為太尉不書見殺而後書綱目於慶之無譏
焉

九月宋築上林苑

宋徙郊壇造五路

初晉人築南郊壇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
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直宮城之午位又造五
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及廢帝即

集覽

牛頭山在

縣南四十里山頂有兩峯如闕五路天子所乘法
車曰路路者有往來不窮之道也路亦軍事也皆
有錫鸞之飾或曰象五行也王之五路曰玉路曰
金路曰象路曰革路曰木路王后之五路曰翟翟
曰厭翟曰安車曰翟車曰翟車重平聲厭於涉反
陸氏注云天子五路飾異制同玉路一曰大路言
於金路為大金路一曰先路言於象路為先象路
次金路革路次象路故同謂之次路木路最後綴
於次路之末故曰綴路金根車注見漢獻帝建
安二十二年孫盛注見晉穆帝永和三年
實一統志云牛頭山在應天府南三十里一名牛
首山有二峯東西相對晉元帝初作宮殿王導

庚子

指雙峯曰此天闕也故又名天闕山劉宋立郊壇於此梁武帝文於山下建寺山有石洞洞中有石鼓天欲雨則石鼓自鳴
宋大明四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三月后親蠶西郊
魏和平元年

太后觀禮

書法

書親耕多矣未有書親蠶者書親蠶何嘉是始書親蠶嘉之也綱目重本故具親耕桑禮儀書文十二親蠶書是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貞觀元祀先蠶書唐高上元二賜近臣絲書開元十五

夏六月魏伐吐谷渾

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怨之遣陽平王新城等督諸軍以擊之虜

獲甚衆

魏復置史官

崔浩之誅史官遂廢至是復置

書法

書復置何久廢也自崔浩之死於是十三年矣故書復讖之

冬十月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功在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

質實

周朗汝南安南人

宋以顏師伯為侍中

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宋主嘗與之構蒲宋主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

次擲得盧宋主失色師伯邊欽
子曰幾作盧是日一輪石萬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

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以
嗣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宋大明五年春正月雪
魏和平二年

宋以正旦朝賀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
以為瑞宋主悅義恭以宋主猜暴懼不自容每早
辭遜色曲意祇奉由是
終宋主之世得免於禍
獨六

質實

六出韓詩外傳云凡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

書法

凡書雪書不時也未有書正月雪者此其
書何譏好諛也於是雪集義恭衣為六出
奏以為瑞宋主悅之故書
終綱目書正月雪一而已

夏宋立明堂

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巳之
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一間為異

宋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襄陽為其下所殺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司馬庾深之行府
事休茂欲專處決深之及上師每禁之左右張伯
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說休茂殺行事
及主帥而舉兵休茂從之殺典籤楊慶徵集兵眾
建牙馳檄博士荀詵諫殺之休茂出城行營參軍
沈暢之等帥眾閉門拒之休茂馳還攻城克之參
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
同黨伏誅宋主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
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
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
之寄及襄陽平太宰義恭希旨復請裁抑諸王不
使任邊州及悉諭器甲禁絕賓客懷文固諫乃止

宋主政遊無度嘗出夜還教開門侍中謝莊居守
以祭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教乃開求主曰卿欲
效鄧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政遊出入有節
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
伏須神筆乃**集覽**唐衛之寄唐叔名虞周成王弟
敢開門耳也成王戲削桐葉為珪以與虞弟
曰以此封若史佚因擇日立虞成王曰吾戲耳史
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虞於唐康叔名封武王少
弟也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祭信祭形如戟
有播書之上所以傳信又刻木為合符曰祭吏執
為信鄧君章漢光武時鄧暉字君章為上東門候
帝嘗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
問暉曰火明燎遠竟不受**質實**海陵郡名庾深之
詔帝乃回從東中門而入鄧暉汝南西平人舉孝廉為上東門候漢光武嘗
出獵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燎遠竟不受
上書諫奏入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尉後
授皇太子輔詩侍講殿中遷為長沙太守

秋九月朔日食

宋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一夕徙居婁
湖以宅輪官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
三五人遇之者**質實**一統志云婁湖在應天府城
不知其三公也東南一十五里吳張昭創以
漑田以昭封婁侯故名
婁湖湖上有古婁湖其

冬十月宋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

手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九為上
所驕遇者莫不入其府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
以張岱為參軍行府州國事後廢臨海豫章晉安
三府與典籤主帥共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
故岱曰古人之言無由而反明闇短長更足才用之
以禮侮吝之

多少耳及是子鸞復
以岱為別駕行事

江郡漢更郡為淮南國武帝初復屬九江郡東漢

為鍾離侯國晉復屬淮南郡安帝時置鍾離郡屬

徐州劉宋改為屬南兖州後置北徐州治鍾離郡屬

改西楚州隋初改為鍾離郡後又復為濠州五代時南唐

濠州尋改為軍宋復為濠州元置濠州安撫司後陞

本朝為興業之地改為臨濠府後復為濠州屬安豐路

中都後改為鳳陽府直隸京師張岱吳郡人

十二月宋制民歲輸布戶四匹

書法 譏重歛也晉書民稅米口五石晉大元

宋禁士族雜婚

詔士族雜婚者皆捕將吏上族多避役逃亡乃嚴

為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沈懷

不聽諫 **質實** 湖山莫詳處所唯濟南府章立縣西南

焉沈懷文 五十二里下有湖山未知是否明者察

武康人 魏大明六年春正月宋始祀五帝於明堂

書法 書始何緩辭也宋代有國四十餘年矣明

哉故郊廟備樂則書始設備樂則 **書法** 郊廟可勝罪

宋策孝秀于中堂

楊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深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
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諫投策於
地 **質實** 秀才事物紀原云漢氏取士有孝廉秀才

其科最上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
其科廢故自唐及今舉進士猶以秀才為號乃唐
漢之舊典也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
俊又在其中由此出者終身為士人其通稱謂之
秀才投刺謂之鄉貢舉元和中人
蓋自憲宗時已為進士之稱也

三月末復百官祿○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待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
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
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暕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
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啟宜從智
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宋主
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
文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
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
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三子
澹淵冲行哭請命柳元景為之言曰懷文三子塗

炭不可見願陛下速
正其罪宋主竟殺之

書法

前書殺東揚州刺史顏竣矣又書殺廬陵

文宋主凡三
殺直臣矣

夏四月宋淑儀殷氏卒

宋主以殷氏卒痛悼不已精神罔頓廢政事墜
於龍山民不堪後死亡甚哀自江南葬埋之盛未
之有也又為**集賢**精神罔周史記索隱曰罔周統
之別立廟焉**集賢**字通作罔莊子庚桑楚篇
汝亡人哉罔罔乎林希逸曰義云亡人者
失其本心之入也罔罔憂愁不自得也

贊實

龍山

未詳處所唯太平兩城南一十
里有龍山未知是是否明者蔡焉

書法

如交始此終綱目李就袁四宋嚴氏唐玄

綱目卷之六

武氏書法
推武惠妃書法
或兩之失聖理之盛也

秋九月宋制沙門致敬人主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不果行至是有司奏曰浮圖為教反經故道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猶類耆臘而有體萬乘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從之及廢帝即位復舊釋書所謂四部大衆也謂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者臘考老臘年也禪門規式曰西域凡補人婆更者臘呼為須菩提如中華凡具道眼有德可道高臘長呼為長老也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依正尊者號曰長老也杜南岳麓山道林二寺詩依正老宿亦未晚注老宿僧之年高者始禪林結制有以十二月捨俗為僧之始禪林結制有以十二月為坐臘如云僧臘若干謂為僧若干年也

質實

庾冰鄆陵人亮之弟清慎儉約晉成帝時累官中書監經綸時務朝野稱賢鎮武昌卒謚敬侯

書法

何以書畿也墨標之反嘗欲沙汰沙門且嚴為之制矣牽於近習竟不能行乃獨區區責其致敬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此之謂矣宋書制沙門致敬人主唐書詔僧道致

拜父母貞觀五皆譏之也

宋祖冲之請更造新曆不報

質實 祖冲之

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言何承天元嘉曆疎舛猶多更造新曆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今令冬至日度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于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曰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宋主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宋主晏駕不果施行

宋大明七年春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

宋主每因宴集好使羣臣自相嘲訐智淵素恬雅漸不會言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或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宋主怒曰江僧安疑人蔡人寵大衰又議殷淑儀諡曰懷宋主以為不盡美街之他日至妃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客有懷字智淵益懼

質實

王僧朗琅邪臨沂人

夏宋制非臨軍毋得專殺非手詔毋得興軍

詔自非臨軍不得專殺罪應重辟先上須報遠者以殺人論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外警內姦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

集覽

重辟辟法也音闕先上須報論囚曰報言先奏上其

宋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粲叔之兄子也宋主好狎侮羣臣白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頭師伯為齷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障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

集覽

武帝李太后形長而色黑官人皆謂之崑崙今此奴呼為崑崙必亦色黑而長也

質實

袁粲陽夏人豹之曾孫蔡尚書謂蔡興宗

六月宋以劉德願為豫州刺史

宋主數與羣臣至殿貴妃甚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頓頭泣泗交流宋主甚悅

故有**集覽**辨踊辨附心也踊跳也附心跳踊是命哀痛之至也喪記注男踊女辨

宋大修宮室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綿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集覽**牀頭有土障猶枕屏也過矣顛淑之兄子也**集覽**所以障風者壘土為之示儉素也韻會容字下載爾雅容謂之防郭璞曰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歎者所以自防蔽隱案牀頭土障即此葛燈籠籠罩燈之具以紗蒙之曰紗籠宋武帝以葛布示儉素也張天覺讀書燈詩小籠疎四面明紙罩孤澄麻繩拂拂揮蠅之具以麻結為之杜甫櫻拂子詩櫻拂且薄陋有足除舍

蠅注云初比位患草蟲佛聽作拂子

質實

一統志云清暑殿在應城內乃晉孝武帝所建爽塏奇麗夏月常清風

宋孝武帝改曰嘉禾殿袁顛陽夏人洵之子

書法

書大修何譏也於是廢高祖陰室以起玉燭殿不基年而宋主殂於玉燭豈偶然哉

綱目修官書大者五詳漢永平三皆譏也

發明

宋自孝武承統外則屢形反叛內則屢有殺戮其不德蓋自不言可知至是大修宮室

綱目特書于冊而以分注備載其奢慾之實手后然後宋主之失曠然在目夫以宋主所積

如此求欲久有其國尚可得耶身歿未幾嗣子咸宜矣

冬十月宋主校獵姑孰親遣散騎常侍游明根如宋

明根奉使三返宋主**質實**游明根廣平任以其長者禮之有加

十一月宋主習水軍于梁山

甲辰

宋大明八年夏五月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魏和乎五年宋主末年尤多時利制史三千石罷還必限使獻
奉又以以蒲戲取之登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
睡或外有奏事即肅然空容無復酒態由是內外
畏之莫敢弛情至是死於玉燭殿遺詔太宰義恭
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
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
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
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
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書法

孝武討賊之初綱目書曰宋人立駿駿宜
立也既而再書殺其弟四書殺無罪書築

上林苑書大修宮室書校獵姑孰殆無可紀之
善焉雖曰備廟樂造五路耕籍田立明堂祀

帝所謂如禮樂何者矣

秋七月柔然處羅可汗死子受羅部真可汗予成立

集覽

可汗音益寒唐高宗曰
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

改元
永康

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
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宮始徹山陵未遠
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
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類人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
素畏戴法興策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
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
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

進士之意又歲規得矣博論朝政義恭為之戰懼
無答與宗每奏選事法與尚之等報點定回換與
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
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
意義恭法與皆忘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
望復留之建康法與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為南徐
州刺史

八月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

書法

宋以來后崩不悉書其書何志子業之也

冬宋饑

東方諸郡連歲旱饑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石
餘錢餓死者什六七是歲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
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

已乙

宋主子業景和元年魏和平六年春宋鑄二銖錢

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監錢商賈不行更鑄二銖
錢形式轉細民間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鑿
謂之未子

夏五月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高祖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
安太子弘即位正誤朝野楚楚若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書卷之六十一 陸麗傳

魏車騎大將軍乙... 于禁中使司衛監... 多侯謂曰... 重姦臣所忌... 未晚也... 即馳赴平城... 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

六月魏開酒禁

書法 自戊戌始禁於... 是七年餘矣

秋七月魏乙渾自為丞相

魏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無大小皆取決焉

八月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

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猜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閣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費天子目官居深宮與人接法興與太子幸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與死初世祖多猜忌大臣重足屏息世祖殂義恭等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皆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及法興死諸大臣始復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據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諸姪獲顏

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擒
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
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詡盛稱太子之美乃止
子業由是德之既誅羣公以為吏部尚書尚書左
丞徐爰便辟善事人頗涉書傳自元嘉初入侍左
右豫參顧問長於附會飾以典文大明之世委寄
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
無迕子業每出嘗與沈慶之及姊山陰公主同輦
爰亦豫焉主尤淫恣子業為置面首左右三十人
吏部郎褚淵貌美公主請以自侍子業許之淵侍
公主十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謀之淵侍
子也子業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入廟指高祖像
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指大祖像曰渠亦不惡
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指世祖像曰渠大醜鼻如
何不醜立召**集覽**官為蠻天子官猶乎官家蠻音
書上今難之**集覽**馬偽物也重足漢書義縱為南
陽太守吏民重足一迹師古曰重累其足迹不敢
恣意亂行言畏謹之甚也鼻息息謂氣息從鼻出

者屏蔽其氣息言懼之至也面首貌美而加粉飾
也東坡餅茶詩莫鬪膏油面首新醜控加反鼻上
生也面首今按面首左右選面首之美者為左
正誤右也胡三省注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
魏明帝選有姿首者納之掖庭**質賞**褚淵陽翟人
姿首即面首但彼為女子耳
書法於是顏柳謀廢子業立義恭則逆也不書
網目於子業多特筆不書顏柳謀廢主不書書殺義
陽王昶聚兵移檄不書書奔何邁謀立晉安不
書書殺皆特筆也
皆所以戒淫言也
發明宋武縱慾不道幸而殺身其子嗣之罪
惡暴者蓋亦天道云爾殺戮大臣固無足
責網目書之好以著其亂亡之迹使
後人謹於所積兩於子業乎何誅

九月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謝莊為殷淑儀誄曰贊執堯門子業以莊用鈞弋夫入幸欲殺之或為之言得虞亮時記曾子問篇注誅累也累列生繫尚方虞亮時行迹讀之以作蓋亮門漢武時趙婕妤居鈞弋宮姪身十四月乃生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因命所生門曰堯母門鈞弋夫人趙婕妤傳漢武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上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仲號曰拳夫人進為婕妤行居鈞弋宮列仙傳云趙婕妤自幼手拳漢武發之得一玉鈞因以為名或云趙婕妤手可反屈如鈞故質實景帝陵孝武云鈞弋二說皆與本傳不同質實帝之墓也在應天府上元縣南巖山之陽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是歲尤甚于業謂左右曰我即大位未嘗戒嚴使人邑邑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于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質實義陽王昶義陽郡賜爵丹陽王質實名昶文帝之子

宋以袁顛為雍州刺史蔡興宗為吏部尚書

顛始為子業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顛顛懼求出以為雍州刺史其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何可往顛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惟願生出虎口耳天道遠遠何必皆驗時臨海王子項為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項長史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顛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為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彊可以共立桓文之勳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

間不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
與主上長疎木容有患官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
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
我欲居甲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鄧琬為晉安
王子勛長史顛與之歎狎過常顛與琬人地本
殊見者知其有異志與宗尋復為吏部尚書
實襄陽漢書縣名屬南郡新莽改為相陽東漢復
陽州治元仍舊襄陽郡以縣屬焉隋唐宋皆為襄
陽府治所仍隸焉襄沔二州名

宋聽民私鑄錢

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
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
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
碎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冬十月宋主殺其會稽太守孔靈符

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
臣譖之于業遣使鞭殺并其二子
世孫

十一月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于業納公主於後宮謂
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官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
侈多養士謀廢于業立
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恥於子業數盡言
規諫于業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
左右范羨至恭與宗所與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
避悠悠請託者且與宗非有本於公者也何為見
拒慶之使羨還與宗行無所望今所忘憚唯在
行人倫道盡率德改行無所望今所忘憚唯在

於公百姓嗚呼所瞻願者亦
名素著天下所服今來朝建
日誰不響應如猶不而後
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
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日侯
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亦無
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亦無
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
消息若一人唱有則仰可
日部曲布在宮省沈彼之
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
東討賊大有鋒伏在青溪
使彼之帥以前驅僕在尚
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
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
賈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
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
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

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
之弟子也將之鎮帥部曲也
眾力圖之再三言之至於
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
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
之不肯飲彼之以被揜殺
贈恤甚厚王玄謨數涕諫
業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
興宗謂其典籤包法榮曰
領軍比日殆不復食與宗
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
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
事典禁兵興宗嘗與俱從
一開寫通隆解其意指與
禁覽之徒嗚呼魚答反司
嗚然注衆口向也今建康
也闕乏也白下今建康府
元縣是括地志云白

下故城在今上元西北十里本江乘縣白石壘也

天府治吳鑿東渠名青溪溪有九曲連綿數十里有

通潮浦以洩玄武湖水發源鍾山接於秦淮舊有

七橋曰東門尹橋雞鳴橋七菰首中橋大橋白下

城名在應天府城西北一十四里齊武帝置縣自

陳亡縣廢之沈

文秀武康人也綱目惡淫刑所殺必斥書宋主者惡淫刑

書法也綱目惡淫刑所殺必斥書宋主者惡淫刑

宋子業齊寶卷比齊高洋高

緇陳叔寶皆淫虐之主也

發明顏柳之死沈慶之之力也慶之陷人死地

亦不免於死雖能終身守節要無足取然綱目

書官書殺者特以著絞童之罪而非以是予慶

之也觀者

自當察之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或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毆捶

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

祐年長尤惡之以或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

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偉性几劣謂之驢王以木

槽盛食裸或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

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伎諛說之故得推遷少

府劉暉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或

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

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

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忌之因何邁之謀使左

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益口停不進子

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
猶當以死報効勿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
昏立明耳遂播子勛文武直造不邑與羣公卿士廢
聽事集僚佐使主帥審欣之宣旨諭之四座未對
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荆州錄送長史張悅至
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荆州錄送長史張悅至
溢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車以為司
馬共掌內外衆事旬日得五集覽事猶獨夫書秦
千人出頓大雷移檄遠近也蔡氏傳曰言天命
稱商王受為獨夫失君道也錄送錄謂收捕也
實絕人心已去但獨一夫耳錄送錄謂收捕也
實山海經曰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然窶窶帝乃
桎之于跡屬之山桎其右足又曰大荒之中有宋
山有木名楓蚩尤所棄桎梏也蓋此械已出黃帝
時今柶銅即其遺事耳

書法

於是賜子勛死鄧琬遂稱子勛令戒嚴則
反耳其止書舉矣何惡子業也故子業之

世多特筆其為
世主之戒深矣

發明

子勛何以不書反子業無道且又遣人欲
殺子勛故綱目特以舉兵書之所謂原其

情而怒
其罪也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
鏢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石而殺其三子

宋弑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
厭之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
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
引為爪牙賞賜充物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

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土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女裸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悖言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強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釋謝控之囚子業猶橫尸太醫閤口祭興宗謂僕射王或

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乃葬之秣陵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棉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楊州刺史或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刑削尊世祖之母路太后為崇憲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或之妹也以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子業嘗無禮於建安太妃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宋主乃賜道隆死宗越等內不自安沈攸之以聞皆伏誅攸之復入直閣王或避主諱

集覽 不及熟矣謂不至麥熟時死也左傳成十年晉景公有疾桑田巫曰以字行

質實 宗越南陽人王

不食新矣注不

得食新麥矣

書法

稱國以弒君無道也然則或之立孰立之宋立之也弒子業者家也立湘東者亦宋

也以及是為人心之所同故書宋終綱曰弒稱國者入詳周安王

發明

昔晉奕書弒厲公春秋特書晉弒其君州
蒲毅梁傳之曰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今宋子業之殞剛目亦以國書之者蓋本春秋
之旨明其淫虐不道舉國之人皆欲賊之爾然
則予之乎曰有湯而後能放桀有武而後能伐
紂子業之惡有桀紂之所不為者時無湯武之
君故羣下不任其暴因而斃之爾書國所以著
其惡書弒所以正其名烏有一國之人皆欲賊
之尚可尊居人者哉書曰時日曷喪予
及汝皆亡知乎此則知剛目書法之矣

宋罷二銖錢禁鵝眼紵環錢

宋雍郢荆州會稽郡皆舉兵應尋陽

江州佐吏得宋主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
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大慶琬取令書投地
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
乃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袁顛既至襄陽

即與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矯太皇太后
令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琬令子勛建牙於桑
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廢幽陟明而湘東王
彘矯害明茂篡竊大寶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
何辜而當乏饗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
檄欲共攻子業聞其已殞即解甲下標既而聞江
雍猶治兵行事苟卞之大懼即遣參軍鄭景玄帥
軍馳下并送軍糧荆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
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瓌說會稽行事孔顛
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集覽

閣丞相聽事門曰黃閣杜甫贈嚴八閣老詩扈聖
登黃閣注宋忠曰三公黃閣前史無此義據禮記
士鞮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註士賤與君
同不嫌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
禮秩相亞故黃其閣門以示謙不敢斥天子疑是
漢舊制也隋百官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閣設
內屏端門殿之正門也桑尾即桑落洲下尾也在
武林洲之上貌孤左傳僖九年晉獻公使荀息傳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貌諸孤注言奚齊幼賤諸子縣藐也藐妙小反又亡角反縣音玄下標標或作標解者曰標表也所以自表標也明年殷孝祖以羽儀自標即此又一說標當作標牙旗屬也凡軍行則建立牙于軍門此云下標謂軍不果行而解下牙也案此說為得之

質實 使都水

事物紀原云舜命益作虞蓋掌山澤之官周禮地官司司徒之屬川衡澤虞即都水之任也秦始有都水長丞漢武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又以都水官多復置左右使者此蓋設官之始也晉武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自此官名乃定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二十六

